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锁江 记忆

SUOJIANG JIYI

——四川平武锁江羌族乡
社会调查报告



程瑜 主编

郁弘芳 周安安 副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D633.374

1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锁江记忆

——四川平武锁江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

Suojiang Jiyl

Sichuan Pingwu Suojiang Qiangzuxiang Shehui
Diaocha Baogao

主 编 程 瑜

副主编 郁弘芳 周安安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以专题论文——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教育等——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四川平武锁江羌族乡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马岳

责任校对:韩秀天

执行编辑:包云波

责任出版:卢运霞

装帧设计: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锁江记忆——四川平武锁江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程瑜,郁弘芳,周安安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ISBN 978-7-80247-539-7

I. ①锁… II. ①程… ②郁… ③周… III. ①羌族—社会调查—调查报告—平武县
IV. ①D633.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7515号

锁江记忆——四川平武锁江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

主编程瑜

副主编 郁弘芳 周安安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71

印 刷: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0年3月第一版

字 数:409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mayue@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3

印 次: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ISBN 978-7-80247-539-7/D·937(2841)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锁江村的社会变迁与族群认同（郁弘芳）	1
第二章	锁江村的人口结构与婚姻家庭（许颖茹）	31
第三章	锁江村村民生计状况调查报告（罗娟）	75
第四章	锁江村教育状况报告（周安安）	111
第五章	锁江羌族乡的医学人类学调查（高悦农）	143
第六章	锁江乡村民休闲娱乐调查报告（曾文炎）	172
第七章	锁江村村民人生礼仪调查报告（马晓东）	197
第八章	锁江村的口传文化田野调查报告（邓圆也）	219
第九章	锁江村的端公信仰（杨志宇）	295
第十章	追溯古老的崇拜（杨静） ——走进锁江的宗教信仰	328

第十一章 外出务工与乡村生活的变化（邹琼）	
——四川锁江羌族乡的例子	344
附录：平安锁江博客	352
后记：天佑锁江！	360

第一章 锁江村的社会变迁与族群认同

郝弘芳*

一、前言

(一) 研究背景

羌族是中国历史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现代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北部，以聚居为主。主要聚居地分别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部分地区，绵阳地区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南部。此外，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以及贵州省的石阡县和江口县也散居有少量羌族。本文着重考察的羌族村庄——锁江村位于绵阳地区平武县南部锁江羌族乡。

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四川省平武县清漪江地区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当地人没有表现出对自己族籍身份的认同”而未被当做少数民族。他们说着地道的四川话，和汉族一样地生活劳作，外界和他们自己渐渐将羌族的历史淡忘了。50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学者从史学的角度论证了清漪江流域的羌族身份。于是，国家在专家学者的论证之后，便予以了承认。时隔半个世纪，清漪江流域羌族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其生活方式在时间消磨的印迹中慢慢被周边汉族所同化。^①这个地区原生态的民族特征大部分已消失了，他们有的仿佛仅仅是一段模糊的历史记忆，还有残留的羌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和信仰传统。

然而也正是这个“羌族文化”逐渐被遗忘的地区，因为2003年“羌族”身份的重新肯定，开启了重塑族群认同的新过程，其潜在的符号学意义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锁江村是一个位于清漪江流域源头的看似普通的村庄，因为在民

*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4级本科生。

① 崔海洋、刘伯飞：《时代变迁中的族群认同——以四川清漪江流域羌族为例》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9卷第2期。

族历史、民风民俗中仍然残留的“羌族”特色，以及近年争取到“羌族身份”的经历，而让我们体会到来自民族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多学科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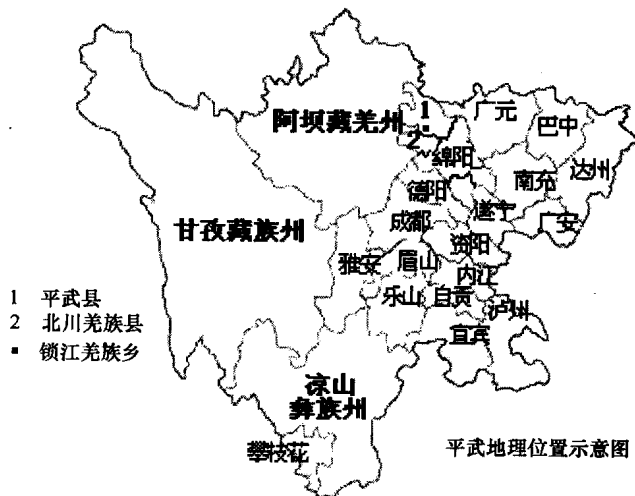
综观建国以来的文献，民族学家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已经进行了不少的实地考察，北川被认为是“货真价实”的羌族的聚居地。而清漪江流域的羌族则留给学者以“似番非番、似汉非汉”的“不正统”形象。现代学者对此地羌族村落的民族志调查并不多，比较详细的调查有对平武县西北方向的另一个绵池羌族自治乡汶川县羌村的调查^①。其他的著述多通过史料对平武民族历史进行梳理，如曾维益教授的《平武的民族》。

本次田野调查期望填补一些当地民族志的空白。作为调查的一个部分，本文试图采用文献和第一手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梳理锁江村的社会变迁，同时浅析该地的族群认同问题。

（二）文化地理概况

绵阳素有“蜀中屏障”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建有中国唯一的科技城。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其中心地带秦属蜀郡，汉属广汉郡，晋为梓潼郡，隋为绵州等，而有的地带周秦为氐羌，汉为氐道，各区域或分或合，直至1985年撤区建市。地处东经 $103^{\circ}45'$ ~ $105^{\circ}43'$ ，北纬 $30^{\circ}42'$ ~ $33^{\circ}03'$ ，幅员20249平方公里，人口517.3万，为四川省第二大城市，设涪城、游仙2区，江油县级市和安县、梓潼、平武、北川、三台、盐亭6县。

图 1.1 绵阳市平武县地理位置示意图



① 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2006年。

平武县位于绵阳市北部，长江二级支流涪江的上游，南连北川羌族自治县，西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县，北靠甘肃省，东南接江油市，西北倚九寨沟县，是内地通达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地带之一，面积 5 974 平方公里。人口 18.6 万人，其中羌、藏、回族约 4 万人，汉族占 64.46%，辖 9 镇 16 乡，包括 6 个藏族乡和 3 个羌族乡。

平武县自西汉置刚氏道、隶广汉郡以来，已历 2 200 年。蜀汉建兴七年（公元 229 年）分刚氏道，新置广武县，隶阴平郡。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更广武县为平武县，仍隶阴平郡。后魏孝武帝时（公元 532~534 年）置江油郡。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置龙安府。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废龙安府，仍置平武县至今。

平武县南部属于四川羌族聚居区的东北边缘地区，羌族主要分布在平通、豆叩、大印、锁江、平南和徐塘 6 个乡镇，学术上通常称为“平武羌区”或“豆叩羌区”。2003 年，锁江乡、平南乡和徐塘乡被四川民政部批准更名为“羌族自治乡”，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此地被学者认为“远离北川与平武的中心之地，加之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因此长期以来都属鞭长莫及之地，是北川、平武、江油、松潘都难以管理的死角地区”。

2007 年 7 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实习队四川分队一行十余人来到平武县羌族自治乡之一的锁江羌族乡考察，对其行政中心锁江村展开了为期 20 天的田野工作，试图从多个方面收集当地的民族志资料。

锁江羌族乡位于“豆叩羌区”的西南面，与北川羌族自治县接壤，距平武县城 120 公里，距绵阳市区 118 公里，全境皆山，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深山老林或半山岩穴之中栖息着国家级一类保护动物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境内海拔最高的山“六角顶”（3 217 米）是清漪江的发源地。如图 1.2 所示，清漪江全长 126 公里，顺山势自西北向东南奔流，出境至大印、豆叩，进入北川县境。清漪江流域是古羌族世居的地方，而“锁江”的地名正是得于清朝时期江上的一座“锁江桥”。

锁江羌族乡幅员 249 平方公里，人口 6 731 人，辖 1 个办事处、10 个行政村、71 个社（2006）。自 2003 年 7 月 9 日，民政部批准“锁江乡”改建为“锁江羌族乡”后，当地居民由“汉族”改为“羌族”，2006 年羌族人口占总人数的 97%。

图 1.2 平武县锁江羌族乡地理位置示意图



锁江村拥有 914 人，218 户，农业人口占 99.1%（2006 年），下设和平组、解放组、太平组、保平组、前进组和锁江街 6 个村民小组。由于多山，地势起伏明显，锁江村气候类型垂直变化较大。山上的居民散居在山腰，最高居住在 1800~1900 米，昼夜温差大，气候条件比较严峻。

锁江街位于低山河谷之地，海拔约 900 米，气候宜人，既是本乡集贸市场所在地，也是乡政府所在地。锁江街是一条长约 500 多米的“商业街”，是本地最为热闹的贸易集散市场，建在一条平行清漪江的公路两侧。这条公路是连接锁江村民和外界的唯一交通要道，一头沿着清漪江下游方向通往大印镇，一头沿着清漪江上游方向通向北川县。乡政府大楼、乡小学、信用社、邮局也建在锁江街上，我们的调查队伍驻扎在这条街的一家旅社，街上的居民便是此次调查的重点访谈对象。

因为紧靠清漪江，此地夏热无酷暑，冬长无严寒，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已成为周边绵阳市民的避暑之地。避暑旅客的消

费成为锁江街旅店、餐饮等服务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村庄居民仍以农业为主,锁江街周围的山上种着大片的玉米、魔芋、茶叶、药材、洋芋等。锁江村连同周围的花桥、凤阳、坝子、五星等村与林区接壤,非常适合发展“三木”药材和魔芋,出产的厚朴树尤以质量好、产量高而闻名,同时盛产茶叶。

二、羌族历史变迁

(一) 羌民族的识别历程

羌族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甲骨文中就有关于这个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羌”。《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是他称,是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羌族自称“日玛”、“日麦”或“尔玛”、“尔麦”,属同一名称在不同地区的语音变化。

中国羌族的概念有两种,古羌和现代羌族。中国古羌族的传说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末期(公元前3 000年左右)的炎、黄两大部落。《晋语·国语》载:“昔少典娶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羌”在甲骨文中可通用)一般认为,现在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皆出自古羌。

现代羌族是古羌族较好地保留了族称和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聚居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阿坝州松潘、黑水、九寨沟等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平武县,成都市都江堰地区,雅安地区,贵州省江口县、石阡县,甘肃南部、四川西南、云南部分地区,现有人口约32万人左右。

羌语属藏缅语系羌语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南部方言行于茂县的风仪、土门、汶川县威州、绵池和理县通化、薛城等地;北部方言行于茂县沙坝、较场、赤不苏,黑水县部分地区和松潘县镇江关、热务区及绵阳市北川县等地。羌语各方言内又有若干土语,甚至相邻的村寨间语音差别也较明显,故有“五里不同乡,十里不同俗”之说。交通沿线和接近汉、藏区的羌民,则一般使用汉语或藏语。历史上羌族无文字,故羌区通用汉文。

民族划分向来是一个艰难的系统工程,其标准的制定依赖于大量的调查资料和人为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许多民族并未有明晰的族群认同,且移民等因素又导致汉化程度各不相同,所以伴随着诸多“民族划分”历史

遗留问题。50年间，羌族的民族识别也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表 1.1 全国羌族人口变化表

	羌族人口	增幅
第三次人口普查（1982年）	10.28万	
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	19.83万	92.91%
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	30.61万	54.35%

从表 1.1 可知，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内各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速普遍放缓的同时，羌族的人口增幅却居高不下，2000 年的羌族人口是 1982 年的近 3 倍。羌族的人口规模在近年内呈现出这样的增长态势不是因自然增长造成的，很大程度是因为长期混杂在汉藏人口中的羌族人口被不断地识别出来的结果。新的识别工作直接导致羌族的民族区域自治范围不断地发生重大变化。自治乡的成立和“一刀切”的民族更换政策是上表羌族人口非自然增长的主要原因。

四川羌族的民族自治政策始于 1958 年，直到 1984 年，茂汶羌族自治县一直是四川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1984 年，阿坝州成立了几个羌族乡。因为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和民族政策的适当放宽，1986 年到 2003 年期间，绵阳市羌族自治区域在州、县、乡三级又发生了诸多变动，使得四川省羌族区域自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表 1.2 四川绵阳市羌族识别工作示意表

年 份	羌族自治地域名称	构 成
1958 年	茂汶羌族自治县	茂县、理县、汶川县
1963~1987 年	茂汶羌族自治县	原茂县的区域
1984~1988 年	阿坝州理县各羌族乡	蒲溪、木卡、通化、桃坪等乡
1987 年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羌族人口分布在阿坝的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
1984~2003 年	北川各羌族乡、羌族藏族乡	都贯、禹里、白坭、漩坪、陈家坝；小坝、开坪、片口、坝底、白什、青片
2003 年 7 月 6 日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03 年 7 月 9 日	平南羌族乡、锁江羌族乡、徐塘羌族乡	平南乡、锁江乡、徐塘乡（原定民族为汉族）

1956 年 2 月，平武县的豆叩地区南部靠近腹里之地江油一侧的桂溪、甘溪、都坝、贯岭四乡划入北川县管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上述四乡分别被国家正式定为羌族乡或羌族地区。这说明，当时民族学家认定平武县南部羌区不足以达到“羌族乡”的标准。

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2003年7月9日,四川省川府民政〔2003〕17号文最终批准平武县的平南、锁江、徐塘3个乡正式更名为“羌族自治乡”,户籍在乡的常住居民的汉族身份全部转为羌族。根据2006年底的数据,锁江乡的羌族人口占97%。

然而1953年7月1日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平武县内共有6个民族,没有羌族。1964年7月1日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县内共有7个民族,增加高山族2人,侗族1人,羌族1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县内共10个民族,羌族3人。从表1.3可以看到,80年代末和2003年对羌区识别工作使得平武县的羌族人口在数据统计上成几何增长。

表 1.3 新中国成立后平武县五次人口普查情况略表^①

	全县	汉族	藏族	回族	羌族	彝族	苗族
第一次(1953年)	100 847	98 992	1 659	182	0	9	3
第二次(1964年)	121 316	118 743	1 755	811	1	0	0
第三次(1982年)	184 718	180 656	2 836	1 130	3		6
第四次(1990年)	181 609	175 917	4 323	1 166	163	1	13
第五次(2000年)	187 799		10 057	10 008	135 321		

从人口学上讲,平武羌族的这种人口增长基本是因为族群改变民族成分后,导致民族间人口的此消彼长,即人口学上的“社会变动”。民族识别是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平武羌族人口的“社会变动”存在其历史学和民族学上的合理性,但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作用。锁江羌族乡的确立过程中,政府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锁江羌族的认定依据

根据平武县民族学家的界定,平武的少数民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保留有较好的民族特色。第二类则是仅在民族历史、血缘、心理、习俗等方面还有所保留。

表 1.4 平武县少数民族的分类示意表

特点	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保留有民族特色, 在部分地域甚至还保留得比较好。	受汉族影响较深,语言与服饰的民族特色全失, 仅在民族历史、血缘、心理、习俗等方面还有所 保留,具有“似汉实番、似汉似番”的特点。
----	---	--

① 注释:前四次人口数据根据《平武县志》204页整理,第五次人口数据来源平武政府网上。

续表

分布	主要分布在白马、木座、黄羊、虎牙、泗耳 5 个藏族乡和木皮乡（原为少数民族地区，1994 年建立藏族乡）境内（包括王朗自然保护区）。	分布区域有三：一是县南豆叩区 ^① 10 个乡（面积 993.64 平方公里）；二是县西水晶区、大桥区除民族乡以外的其他 9 个乡（面积 937.39 平方公里）；三是县境中部老城区的高村、古城、长桂、枕流等乡的部分地区及县城龙安镇附近的部分地区。
面积	占全县总面积的 40.44%。	
备注	白马的少数民族是白马番人的直系后裔；虎牙乡的少数民族是木瓜番人的直系后裔；泗耳乡的少数民族是百草番人的直系后裔。白马、木座、黄羊、木皮 4 乡历史上是白马番人活动的中心地带。	县南豆叩区 10 个乡是 1992 年 9 月 27 日之前的行政划分，当时锁江乡就是其中之一。

如按表 1.4 划分，锁江应为第二类，即所谓的“似汉实番、似汉似番”。锁江村人虽然戏称自己是“歪羌族”，但他们认同此地曾经居住着羌族，并认为自己也许是汉人与羌人通婚的后裔，具有部分羌族血统。史料为这样的说法提供了文本依据。

1. 羌族认同的历史追溯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平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稳定和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前沿阵地。为了确保其统治，从宋代开始，中央王朝就采用武力征服进行统治。明代与白草诸番羌进行了长达 200 年的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构成，而对羌族人口的影响更为巨大。白草番诸羌人为逃避战乱、迫害，不得不隐匿自己的民族身份。再加上清代以来的战乱、改土归流强制汉化、民族融合等多重原因，羌族渐渐改用了汉族的服装、语言、文化等。伴随着外地汉人的迁入，至民国时期，县内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 90% 以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羌族聚居的 6 个乡镇，已无一人登记为羌族。

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仅依靠口传追溯本民族的文化，并且长期受到中央王朝军事力量的打击。没有文字和战乱是导致现在的羌族后裔不能再进行自我民族辨认的重要原因。

^① 1992 年 9 月 27 日以前的豆叩区包括豆叩乡、平通乡、桥头乡、平南乡、荣华乡、徐塘乡、大印乡、山峰乡、锁江乡和赤水乡 10 个乡。1992 年 9 月 27 日之后，县南地区调整为平通、大印、豆叩三镇与平南、徐塘、锁江三乡。2003 年 7 月 9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民政〔2003〕17 号）批复：平武县将原平南乡改建为平南羌族乡，将原徐塘乡改建为徐塘羌族乡，将原锁江乡改建为锁江羌族乡。3 个乡人民政府驻地均不变，辖原锁江乡所属行政区域。

平武县的羌族溯源可追至史料记载的“白草番”。学者从中央王朝的史料中论证平武南部地区在历史上确为古羌族的活动地带。

明《万历武功录》卷五《白草、凤村、野猪窝诸羌列传》中记载：白草者，石泉诸羌也。^①石泉指今北川羌族自治县大部以及平武县部分地区。现今北川的白草河流域有片口、小坝、开坪、禹里诸乡，平武的羌族亦聚居于此相邻的几个乡。今天平武羌族聚居的6个乡（镇）范围内，明代白草番诸羌人的数量不少，影响很大。

《明史·四川土司》载：四年（成化四年），（阎）礼复奏：“白草诸番拥众寇安县、石泉诸处。”《明实录·宪宗实录》载：成化四年，镇守四川太监阎礼等二月上奏：“松、茂等卫所属白草坝等番，拥众屡寇安县辕门坝、石泉大方关等处”；三月又奏：“白草坝等处番蛮纠合各种番族，攻劫龙州、江油等处”；十二月四川龙州宣抚司土官副使李胤实奏：“蛮贼三百余屡掠大印、旧州诸乡”。成化十一年，六月四川镇守太监梅忠等奏：“守备龙州指挥邹瑄、分守土官副使李胤实，屡被番贼入境，杀掠人畜无算”。《薛氏宗谱》记载：成化十一年（1475年），被番杀掠大印、旧州土民，烧毁了江油县治。《石泉县志·武备志》载：成化十四年，攻白草坝西坡、禅定数大寨，斩获无算。再讨平白草坝余孽，先后破灭五十二寨，贼魁皆歼，余一百五十寨，悉献马纳款。《石泉县志·武功志》载：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白草坝番屡寇坝底堡，都御史马昊檄都督何卿击败之。《石泉县志·边防》载：嘉靖二十四年“白草蛮攻陷城堡。”

“二十五年，白草坝番陷平番堡。”《天下郡国利病书》载：白草番隶李通判嘉，在府西南四百里……北抵平武县境。……上下白草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嘉靖二十五年，大征，用兵三万七千……

这些史料写的都是白草番羌与朝廷之间的冲突或战争。明王朝一次出兵镇压的兵力就达三万七千人，这说明当时平武豆叩地区白草羌人的数量规模很大，其活动频繁，“人多势众”。而这种威胁一直保持到清朝。《平武县志》载：清朝初期，县内少数民族人口仍占当时龙安府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清中期以后，因政府改土归流强制汉化，大量羌人放弃本民族族称，加之民族融合引起的自然汉化，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减少。

2. 羌族文化的保留

在清朝时期，许多羌人为逃避战乱、迫害，隐匿自己的民族身份。在汉人

① 引自李绍明著：《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载《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袁晓文、李锦主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大量迁入的地区，随着民族融合和世代更替，羌族的自我认同便渐渐消退了。然而羌族的文化还是以另外的形式保留下来。

一般认为，北川地区的羌族文化保存得比豆叩地区好。主要表现在语言、民俗和信仰等方面。北川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而备受瞩目，锁江羌族乡成立前后也经常向北川县学习羌族文化。然而，曾维益教授在《平武的民族》第九章《平武县之羌族》中指出，豆叩羌区保存着北川已无法寻觅的传统文化。

在汉族移民陆续迁入、不同民族不断融合、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当地（豆叩羌区）百草羌人的传统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也就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消失了。

尽管如此，当地居民仍然保留了不少属于羌族的民风民俗，并从中显示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比如坚持包白帕、穿白衣、尚白色和在坟头上放置白石；穿羌人的云云花鞋；居住三层吊脚木石楼房；在火塘中用三脚与鼎锅煮饭，并以此为火神和灶神；在堂屋神榜下侧供奉坛神；端公酬神驱邪祭祀时通用羊皮鼓；在一些边远高山地区，旧时的羌族风格的寨房、碉楼等仍然存在；一些老人仍在说老话和唱一些年轻人已经听不懂的老歌等。

尚需一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合法化，北川县的羌族要恢复已被消磨的羌族文化，但在当地已无传承羌族文化的端公，于是，北川的羌族就北上到平武豆叩地区向当地的羌族端公（俗称蛮端公）学习。这就更能说明，今平武县的豆叩地区是羌族居住地。

实事求是地讲，平武县南豆叩地区的羌族因其远离政治中心，所以较北川境内的羌族更多地保留了羌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一现象被遗忘或忽略了。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发现，锁江村确实较好地保留了端公信仰。我们在端公的家中看到了保存完好的古书、器具，并且亲自观看了完整的表演。端公信仰仍然活跃在村民的日常习俗活动中，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曾维益教授所言。然而现在的锁江羌族乡并不远离“政治中心”，其中心地带显得非常“汉化”，也不再具有曾教授所言的“更多地保留了羌族的民族文化传统”。

但我们也看到，商品经济已经深入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每到集市日便展现出欣欣向荣的“世界一体化”景象，除了农作物的买卖还可以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物品。街道两旁是各式各样的店铺，有的出租给商人，大多数同时是自己家的房子。每逢集市日，街上人头攒动。手机卖得红火，有一家移动、一家联通。每天都有来往锁江——豆叩等地的公交车。这些生活的景象让街上

的村民和调查者都认为和汉族已没有很明显的区别。

但是锁江街毕竟仅仅局限于一小片地区，它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它变成如此。当我们爬到山上时发现，当地人或多或少确实保留了传统的民风民俗，而且山越深、年龄越大的老人家中尤为明显。比如，吊脚木石楼房、火塘鼎锅和端公的成套法器（包括羌族特色的“羊皮鼓”）。

水口村和锁江村同是锁江羌族乡下属的行政村，文化上具有相当的共性。水口村（锁江羌族乡，2005年）的调查报告，也展示了相似的民俗景观。

今天当我们去到平武南部的羌族聚居区域，已经很少直观地看到羌族文化的表象特征。但是，深入到寨子和老乡的家，当地羌族群众仍然保留了许多自己民族独有的生活习俗，如供奉坛神（角神）、使用火塘鼎锅、老人喜着青布长衫和包白头帕、穿绣花鞋（云云鞋）等。最重要的，他们是白草番后裔的信念、在心理上的族群认同感和回归意识并不因历史的变迁、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因此，随着党的民族政策逐步落实，平武羌族的人口增加就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变动导致人口变化的案例，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演变的一些特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锁江受汉族影响较深是事实，但在民族历史、血缘、心理、习俗等方面对羌族文化还有所保留的说法也是可信的，只是它们已经不再是主宰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传统文化的功能相对于盛行之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文化通过市场、媒体、政策等渠道影响着哪怕是深山中老人的思想。

锁江还有许多未被挖掘的特色文化，当地人对本乡历史加深了解或许是“羌族自治乡”建立之后的一个附加作用，然而从文化觉醒的角度看却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三、行政关系变迁

锁江乡的父亲和母系血缘关系是构成社会的主要骨架。但相对于汉族地区，母系血缘关系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弱势，突出表现在孩子可以自由跟随父亲或者母亲的姓氏，家庭供奉的祖先牌位中同样有妻子的祖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儒家文化浸染的传统社会，父系血缘是宗族的脉络，而“夫为妻纲”。这说明锁江社会的传统根基尚未完全汉化，只是在形式上对汉文化进行了借鉴。

除血缘关系外，邻里之间，村落之间构成的地缘关系在血缘关系下面展开，着重体现在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的聚合居住。近十年日趋扩大的联姻范围，

使血缘关系带来的地缘关系也相应扩大。随着外出务工现象的增多，地缘关系渐渐松散。

行政关系是此地除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外的第三种社会关系。锁江村所呈现的行政关系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较其他村庄更盛，原因在于它一直是乡政府所在地。可以说，锁江乡的行政关系变迁和“汉化”进程正是以锁江村为中心展开的。

（一）建国前豆叩羌区行政关系变迁

此地历史上是白草羌人生存活动的腹心之地，豆叩羌区的行政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在南宋正式归属中央政权，曾依次隶属于龙州的王氏土长司、龙州宣抚司副使李氏土司、龙州宣抚司薛氏土司、龙安府李氏土通判、龙安府石泉县、龙安府平武县等土司与流官的管辖。清代后期至1802年属平武县大印分县。

土司是一种官名，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即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的责任。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力。

明王朝攻打羌区的史料证明，虽有土司任命，但明代豆叩地区的白草羌人多势众。明王朝为了防范与镇压豆叩羌人，在当地设置了关、堡、墩、台等军事设施，并以大印山为中心，构成首尾相接的军事统治网络，与百草番诸番羌进行了长达200年之久的战争。明王朝在豆叩羌区的重兵压阵，既说明白草羌人力量的强大，又说明白草羌人活动的频繁。

《薛氏宗谱》载：成化十一年（1475年），被番（“被番”就是羌人，被即披，“披发覆面”是古籍对羌人的一种记载）杀戮大印、旧州土民，烧毁江油县治。奉巡按御史张仰三司孙宏临州，札本司领士兵、乡勇一千余名，杀退番贼，直抵缴穴，擒斩数众。平服赏给仪叔薛永威督兵驻扎大印，添修徐塘堡、平通、山茅、毛堆、罐子头、徐坪、大方八关堡，把守无虞。

李土司御番无能，所以明王朝就改由龙州宣抚司薛绍勋取代李土司，亲自率领土司兵镇压剿杀豆叩羌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时，明王朝调兵三万七千，大征百草番。百草番被平定之后，为了纪功，明朝官军在今北川县永平堡立了《何公生祀记》碑。